

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先生

丁邦新

趙元任先生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奇才，是科學家、語言學家，又是音樂家。從江南高等學堂畢業後，在康奈爾大學接受高等教育，在哈佛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後來又在美國教書，前後居留了五十九年，但是他仍是一位既愛國又道地的中國人。他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十九歲才赴美讀書。學成之後，雖然在國內只工作了十三年，但他為科學播植的種子已經生根，為國語統一所作的努力已經看到成果，為中國語言學打下的基礎已經有繼承的隊伍，為中國音樂開闢的新路已經有良好的發展。當然任何一種風氣的造成，任何一門學問的開拓，都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必須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必須要有幾位傑出之士作為領導，趙元任先生正是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

趙先生名叫元任，「元」字是排行，號宣重，又號重遠，取義於《論語》的「任重而道遠」。江蘇常州府陽湖縣人，清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日（西元1892年11月3日）生於天津紫竹林。十五歲在常州，進入當時的洋學堂私立溪山學校就讀。這一年家中長輩為趙先生與從未謀面的女子訂婚，他在日記中說：「婚姻不自由，至為傷心。」十六歲考取南京江南高等學堂的預科，課程大致和普通的高中相同。自己在課外閱讀《馬氏文通》，感到極大的興趣。十九歲到北京參加清華學校庚子賠款留美官費生考試，在錄取的七十二人中名列第二，胡適是第五十五名。同年八月即啟程赴美。

趙先生到達美國之後，進入康奈爾大學，主修數學，但是對物理也相當注重，興趣並擴及哲學、語言學和音樂。曾將中國一首古調〈老八板〉譜上和聲，由他的教授在風琴演奏會上演奏，那是趙先生作品的第一次公開表演。課餘最喜歡讀的是《奇境叢書》，大受書中的奇妙世界所吸引，後來把其中的兩本譯成中文發表，就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和《走到鏡子裏》。大四時，趙先生與任鴻嶽、胡明復、楊銓等人組織中國科學社，創辦《科學》月刊，並安排在上海出版。以嚴肅的態度撰寫論文，大力倡導科學的重要。畢業後獲得哲學研究獎學金，進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修哲學。民國七年（1918）獲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連續性——一個方法論之研究〉。

民國八年在母校康奈爾大學擔任物理講師；民國九年八月接受清華的邀請，回到祖國。回國後做了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為英國大思想家羅素做翻譯，第二、費了許多周折，終於把多年以來困擾情緒的舊婚約解除了，得回自己的「自由之身」，與楊步偉女士結婚。趙太太是安徽石埭人，直爽豪邁，待人誠厚。結婚通知書上說：「趙元任和楊步偉同意申明他們相對的感情和信用的性質和程度已經可以使得這感情

書和人

和信用無條件的永久存在」，在當時是最新式的婚姻。他們做了六十年的伴侶，生了四個女兒：如蘭、新那、來思、小中，讀書都出類拔萃，事業各有成就。他們兩人相對的感情和信用真是無條件的永久存在。



趙元任教授(1922年)(取自《趙元任早年自傳》)



《中國話的文法》書影

趙先生在美時曾有意研究中國語言學，到結婚之前，丁文江、胡適、蔣夢麟等友人都力勸他把語言學改成正行，把統一國語和調查全國方言作為他最重要的任務。婚後與夫人再訪哈佛，民國十年到十三年在那兒教哲學和中文，第二年就從講師升為教授。這一段時間趙先生果然將注意力集中在語言學上，接着又到歐洲遊學一年，會晤當時歐洲語言學界的領袖，結識在法國讀書的劉復（半農），熱烈討論問題。那時在歐洲讀書的中國人都是後來學術界和政界的俊彥，如傅斯年、陳寅恪、俞大維、羅家倫等人，尤其傅先生更是後來事業上的伙伴。

民國十四年回到中國，擔任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導師，導師一共四位，都是當代名流，其餘三位是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這時趙先生開始從事方言調查的工作，不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傅先生任所長，趙先生做語言組主任，前後數十年，發表許多重要的論著。因此，後來傅先生稱譽他為「漢語語言學之父」。他的成就與貢獻自然奠基於青年時期的勤學和絕頂的天才，現在分別加以說明：

第一、調查中國方言

民國十六年，趙先生開始調查吳語，十七年出版《現代吳語的研究》，他在序中提到調查全國方言的兩個必需條件：「第一、要有永久性的組織跟經費，……第二、要有相當訓練的工作者。」次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就成立，這兩個條件漸漸成熟，就

在趙先生領導之下，做了許多大規模的調查工作，如湖北、湖南、雲南、四川等省方言的調查。後來出版《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趙先生又手著《鍾祥方言記》作為個別方言調查的範例，都成為漢語方言學經典之作。

第二、統一國語和推行國語

從民國九年開始，趙先生就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成員，次年，趙先生灌製國語留聲機片一套，十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並附課本。十四年組「數人會」，取義於《切韻序》的「我輩數人定則定矣」，會員包括汪怡、林語堂、周辨明、劉復、黎錦熙、錢玄同等，一共七人議定國語羅馬字的拼寫法。二十四年，教育部改設「國語推行委員會」，趙先生任委員，並出版附課本的新國語留聲機片，抗戰前後風行一時，他對推行國語的工作，真是不遺餘力。

第三、研究中國文法

這是趙先生做了幾十年的一件大工作，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做札記、收材料、整理分析、解決個別問題，到民國五十七年《中國話的文法》出版時，全書超過八百頁，是目前最完整最有系統的一部描寫中國文法的書，綱舉目張，體大思精，舉例也極為詳盡、生動活潑，文筆在清新中常帶幽默，後來的研究者沒有不以這本書作為重要根據的。原本為英文，後經丁邦新譯為中文，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第四、發明一般語言學的理論

趙先生由於天賦優異，耳朵特別靈敏，到史語所之後，以他深厚的物理學造詣為基礎，從實驗語音學的方向著手，研究中國字的聲調、英語的語調，發明五點制數字記調法，通行全世界。民國二十三年，發表重要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是有關音位學理論的必讀著作，也是他的著作中別人引用得最多的一篇。民國五十七年，出版《語言與符號系統》一書，是一本語言學理論的力作，原本為英文，有法文與日文的譯本，代表趙先生對一般語言學的看法。

第五、創作新風格的中國音樂

從留學時代的生活裏，可以看出趙先生對音樂的熱愛與素養，民國三年就創作鋼琴曲：〈和平進行曲〉、〈偶成〉、〈結婚進行曲〉等，後來以胡適、劉復、徐志摩等人的詩詞，譜了許多歌曲，以西洋音樂的和聲襯托中國音樂的風格，最膾炙人口的有：〈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海韻〉等。民國十七年出版《新詩歌集》，二十四年出版《兒童節歌曲集》。

第六、推行通字的構想

趙先生晚年研究「通字」，他從一萬個漢字裏選出兩千個各大方言音韻上大致都能通用的字，作為中文書寫系統的主體，不夠表達的地方就用各大方言都能通讀的現代假借字，希望用這一套通字的系統減少一般人以文字表達的困難。

在以上這六點之中，「創作樂曲」代表他個人的愛好。其餘五點都跟語言學有關，因此他一生最大的貢獻還是在語言學方面。他對漢語的研究實在是全面性的，語音、語法、語意、方言、中古音無不探討，也無不深入。今天研究漢語語言學的後輩之中，無論國內國外，許多人都是跟着他的腳步前進的。

趙先生從他去康奈爾大學教物理開始，正式任教過的大學有清華、夏威夷、耶魯、哈佛和加大，除去教授、系主任、講座教授以外，最重要的兩個榮譽是：民國三十年當選美國語言學會的會長，代表他在語言學上的貢獻受到同行的尊敬；另一件是民國三十七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的第一屆院士。同一屆當選的另一位語言學方面的院士是李方桂先生，趙李二位是學問上最投契的知交，也是為語言學在中國的發展共同開拓新天地的人，趙先生主要研究「漢語」，李先生主要研究「非漢語」。他們兩位在歷史語言研究所訓練出來的人都成為後來語言學界的重要人物。

從為人來說，趙先生是一個睿智、和藹而幽默的人，對朋友極好，終身從事學術研究，不願擔任行政工作。他和趙太太一輩子恩愛相依。七十年三月一日趙太太去世，先生頓感孤單，七十一年（1982）二月二十四日趙先生也走了，但在朋友們的心中、在學生們的心中、在敬仰他的識與不識者的心中，仍舊感覺趙先生還在他的學校裏、還在他的辦公室裏、還在工作。